

藤華亭十種

1層4
541
4

120



門 4
號 541
卷 4

南漢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諸臣傳五

二劉鍾暨陸雷陳伍盧李植蕭王馮胡列傳

劉傳失其家世大有末官循州刺史州境與正

州接壤殤帝初元羣盜四起各擁眾無所統制

共推博羅縣吏張遇賢為帥圍循州時烏合之

南漢書

卷十三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眾不下數萬事起倉卒傳兵少不能禦城陷死
之

劉博古不知其鄉里中宗時厯官潯州刺史能
恤民疾苦多惠政部民愛之若所自出州有陸
公井博古嘗植橘其旁潯人稱曰橘井以誌舊
德博古既沒猶共指爲劉公遺澤不忍斬刈云
有曾芳者不知何時人官程鄉令爲政清簡因
民苦瘡癘給藥濟之求者踵相接芳乃以大囊

盛藥投井中令民汲水飲皆愈程鄉人名其井
曰曾井芳沒立祠井旁病者禱之飲井水亦愈
謝傑亦不知何時人官高州刺史先是州多虎
患夜入城郭噬人民爭訴之傑沐浴詣城隍祠
舉杯祝神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此刺史無德
化所致願虎但食刺史無傷民祝畢屏去左右
獨宿洞庭夜漏三下祠東南隅忽有物如雷吼
良久乃止旦見數虎皆斃

鍾有章尙書左丞允章弟也少有文藻與允章齊名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後主初嗣位於羅浮山建天華宮又立雲華閣兩門左爲含陽右爲起雲其亭有甘露羽蓋諸名皆極宏麗命有章爲文記之稱大手著作不半年允章被誣伏法遂有滅門之禍時有章已先卒故不及見暨彥贊家世未詳乾和中累官巨艦指揮使時中宗尙奢華離宮宴幸耗費不貲正供所入日

就支絀因陰遣彥贊率兵士入海窺商船重載者詐爲盜劫其金帛歸獻充益無名之費內侍省丞潘崇徹旣克郴州使彥贊戍其地捍衛邊境悉盡心力頗以方畧聞於時大寶七年宋將丁德裕等來圍郴城彥贊出戰不利城陷爲宋兵所殺

陸光圖四會人祖東升初爲烈宗裨將守端州高祖稱帝遷兵部侍郎父昂累官桂州刺史領

靜江軍節度使光圖胄望顯貴少承家學讀書
識大義歷官至閣門副使後主方寵任閹宦百
官多求入知內待省光圖以爲辱力請外任後
主知其意不足於閹宦惡之欲處以極邊惡地
卽除郴州刺史光圖至郴出俸錢周恤窮民招
輯逃亡士卒日加訓練四境遂安謐無寇警郴
民呼爲陸父大寶七年宋師南來抵郴鄙光圖
遣兵柵騎田嶺會兩漲黃溪水溢宋將丁德裕

潘美等乘漲卒至柵爲所破光圖與指揮使暨
彥贊力戰大敗被執抗罵不少屈遂與俱死時
有龐姓者亡其名爲光圖舊所屬吏嘗因奏事
見後主後主識之及降宋後過騎田嶺龐迎謁
後主驚曰若胡在此對曰大王之國非有萬里
之遙邊境不過至此極矣先是後主意郴州遠
在窮荒之北罰光圖居之故吏言如此
雷嶽不知何地人少績學能詞章尤工駢偶文

乾和末厯官御書院給事才名雅爲中宗所知
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先是韶州證真寺僧
文偃自高祖時屢加欽重至是死其徒將葬之
乞銘中宗允所請命嶽撰身塔銘詞極宏贍抄
誦者踵門一時紙貴

陳守中里居家世不可考事後主官西御院使
集賢學士承旨遷大中大夫行左諫議大夫知
太僕寺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守中博覽羣籍

富瞻詞翰著作爲當時詞臣之冠生平最精通
內典大寶七年昇雲門山證真寺爲大覺禪寺
命撰碑記多至三千餘言末云臣才異披沙學
同鑄水虔膺鳳旨紀實性以難周愧匪雄詞勒
貞珉於不朽撰成進上後主大喜卽命以原文
鐫於石厚予賞賚不知其所終

伍彥柔不詳其官大寶末宋潘美等圍賀州廷
議起故將潘崇徹統兵拒之崇徹辭不受詔後

主怒曰伍彥柔豈無方畧耶何必崇徹也遂拜
彥柔爲將使急率兵赴援美等聞彥柔將至先
退二十里以奇兵潛伏南鄉岸爲二覆以待之
彥柔夜至不知是計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
彈登岸踞胡牀左右指揮伏兵卒發彥柔歟大
亂所將軍五萬死者十七八彥柔被擒死焉

盧收事後主官至招討使美等攻連州後主遣
收統兵拒騎田嶺嶺爲邊隘要地收晝夜戒嚴
鼓角聲不絕宋師挑戰多傷敗久不能過時李
廷珙已降宋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去嶺百餘里
聞收堅壁禦守無計取贖思收所領將士多已
舊部下說之必動策馬直至嶺前招之兵果謹
譟多相繼走宋軍降收知不可守乃燒壘潛遁
以餘衆退保清遠連州遂陷

李承渥不知所自起事後主數有戰功大寶十
三年賀昭桂連諸州相繼爲宋將潘美等所陷

後主意四州本楚舊地宋既克復當卽旋師已
聞宋師長驅指韶州始懼命承渥爲都統將十
餘萬衆列陣韶之蓮花峯下先是承渥嘗教象
爲陣每象必十數人各操兵刃坐象背凡戰則
先驅象佈陣前以壯軍威至是列象待戰美等
盡索弩射象象不能抵相率奔蹏乘象兵士皆
傾側墮地自相踐踏步軍蹂躪死者不可勝算
美等率衆謀逐之遂大潰承渥遁歸韶州自此

不能守辛延偃累官韶州刺史承渥敗美等人
韶城被執拘留宋軍中見軍盛知不復可拒遣
人間道歸勸後主詣軍前迎降後主意動召諸
臣謀爲內太師李托所阻卿文遠事後主官至
諫議大夫出視師韶州承渥與美等戰文遠在
圍城中與辛延渥協力固守承渥旣敗走宋師
乘勝攻陷文遠被擒

植廷曉字朗伯東莞人爲將有勇畧見後主酷

虐日甚解去兵柄大寶十三年宋師既破李承
渥拔韶州後主顧諸將無可使者始起用廷曉
命與郭崇岳統衆六萬屯馬逕列柵待敵明年
宋將潘美等陷英雄二州進次瀧頭後主遣使
請和美等挾使者直逼馬逕前鋒來挑戰廷曉
將發兵擊之崇岳屢言不可廷曉曰北軍乘席
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我士旅雖衆然皆傷痍
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乃自領兵

掘水而陣約崇岳爲後殿使禦宋軍奔衝美等
濟水廷曉迎擊力戰不勝遂死焉

蕭灌事後主厯官右僕射大寶末年正月宋將
潘美等克雄州進屯柵口砦於雙女山下後主
欲逃入海不果乃遣灌偕卓惟休奉表詣宋軍
求降潘美召諭以太祖意曰奉天子明詔謂彼
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
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

得受因留灌惟休不遣未幾隨宋殿直冉彥表
入汴授太子中允卒惟休大寶時官中書舍人
與灌並使宋軍乞降被留同送至汴授太僕寺
丞

王珪大寶末官諫議大夫爲人性方直見宦官
輩用事素惡之宋將潘美兵日逼會衛兵與宦
者合謀盜金寶妃嬪走後主皇道無計遣珪詣
宋軍通好使用隣國禮旣行後主料珪必不得

所請復遣蕭灌奉表稱臣乞降美等留灌遣珪
還師亦隨至國亡後從後主入宋太祖責問龍
澄樞等降戰翻覆及縱火焚府庫事澄樞等俯
首無語時珪在側數之曰昔在故國機務並爾
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天子遣使按問尙不
自承欲推過何人遂直前唾之手批其頰澄樞
等乃引服

馮邴其先始平人曾祖禧唐末官廣州遭黃巢

亂不得還遂註籍焉烈宗接禮中原人士禧精術數策名嶺表逮邠祖父三世並爲日御至邠夙承家學世其職國亡從後主至汴京授保章正子元字道宗少聰慧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已而從父歸宋由大中祥符元年進士累官翰林學士轉侍讀遷戶部侍郎卒事具宋史

胡賓王字時賢韶州曲江人少卽肆力問學流覽極博馳聲遠近喜中宿峽山水奇勝遠絕人境讀書其中經史疑義皆有發揮已而第進士甲科累官中書舍人知制誥時後主淫虐不道賓王逆知運數不能久棄官歸里著南漢國史自烈祖至後主爲五主傳楊洞潛至陸光圖等三十三人爲純臣傳又有具臣亂臣宦官女謁諸傳合十二卷入宋後易名曰劉氏興亡錄上之以明經授著作郎會詔有官者得與科試遂

登咸平庚子進士第以翰林學士致仕卒於家
賓王爲人樂易俊爽操行謹慎不苟言笑居官
憂國奉公務盡其職守鄉黨中有貧寡者必周
恤之晚於縣東二十里毬岡下構堂講書旁置
濯纓亭几案皆石爲之題有水向石邊流出冷
風從花裏過來香之語其風趣多類此又好表
章同里前哲遺文唐國子生邵謁有詩集爲序
而行於世卒後人號所居曰學士里

南漢書卷十三終

南漢書卷十四

順德梁廷楫章冉撰

列傳第八

軒轅胡林古何梁楊吳丁列傳

軒轅述乾亨時人精通岐黃術治病多奇驗遠
近爭趨之尤好讀前代醫學諸書能自具卓識
不膠執古人成說居常孜孜著作老而不倦先
是青霞君作寶臈論三篇著變煉金石之訣述

既病其未善因爲刊去謬誤博採以補其缺爲
寶臚暢微論三卷成書時年已九十矣尋卒所
遺書醫家爭寶之

胡萬頃不知何地人並亡其年代幼神悟通九
宮三元之法卜事奇中百不失一撰六壬軍鑿
式三卷太乙時紀陰陽二遁立成歷二卷行世
術數之士咸守如繩尺焉

林楚材賀州富川人乾和中中宗取賀州楚材

始隸籍性樂布韋不求仕進精數學能詩一時
縉紳咸折節與之遊左僕射黃損謝病歸里於
永州滄塘湖上闢別業黃冠草服多與往來飲
酒賦詩爲樂尤好與楚材唱和嘗贈損詩有云
身閑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人多稱之
大寶未有稻田自海上浮至上魚藻門外衆方
聚觀楚材適至見之嘆曰水魚湫湫兮有好事
者在側異其語而莫明所謂因私記之未幾宋

師來潘美爲都部署方悟楚材所語於文爲潘
咸追服其先知云

古成之字亞奭正州河源人避地增城性簡靜
寡嗜好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倦淹通群籍時
作爲詩歌以見志出語輒驚其儕輩由是名動
四方見時政百弊叢生知其國祚不永不敢求
進取入宋登第官元氏尉改知益都召除秘書
省校書郎出知魏成改綿竹卒事具宋史

何澤韶州曲江人徙家番禺父鼎有文名第進
士除著作郎遷瀧州司馬累遷容管經畧使治
所部多惠政尤善星歷時梁太祖跋扈不臣鼎
誠諸子曰汝慎毋事全忠全忠兇類安賊而宣
淫過之終有慶緒之禍他日全忠勢必改玉然
揆之星象晉分野有王氣唐當復興後果如其
言澤少承家學負俊才長於詩歌乾寧中舉進
士偕計至三峯行在舊同年崔某聞澤至欲爲

延譽緘詩贈之會崔徹爲相頗不滿於澤意別有屬主試者得澤卷心賞之而重違徹旨遂落第漂流嶺海間烈宗深加禮接辟就清海軍從事梁太祖受禪表薦於朝賜及第梁亡入唐爲洛陽令轉倉部郎中擢吏部郎中史館修撰遷太常少卿坐未拜命上章稱新官致仕晉高祖卽位以原職召用未赴卒於家事具五代史記梁文京兆萬年人先世多以仕宦顯烈宗鎮嶺

南招致中原士族文聞遂來就參議政務爲烈宗所喜署之幕職高祖嗣節度文以舊屬仍留佐軍府及將稱帝文以非王命意竊非之知群議既定勢難中止遂不諫卽位後幕僚遍加官爵及文獨力卻不受辭去避居東莞終其身時論高之子光運官至右職捕賊與戰爲所害光運弟光遠亦仕爲兵職佐戎政光遠子頽字微之幼秉奇節強學篤行朋友稱其信義尤瞻詞

章入宋補武仙簿歷鬱林尉封州司戶參軍遷
光祿寺丞卒

楊廷藝初爲愛州將梁克貞等旣攻克交州執
曲承美使李進爲刺史進愚懦而貪廷藝欲襲
之私蓄健兒三千皆冒爲子未發使以賂遺進
進偵知其事不以聞明年廷藝突犯交州進棄
城走高祖使程寶將兵往援廷藝據城拒殺寶
高祖知不可與爭因就拜交州節度使大有十

年皎公羨作亂爲所殺公羨初爲交州牙將素
有大志惡廷藝所爲起所部攻殺廷藝而代爲
節度明年廷藝舊部吳權起兵爲廷藝復仇圍
公羨公羨使來告急高祖利其內亂將收復其
地使交王洪操援之未至公羨已敗死

吳昌文父權隸靜海節度使楊廷藝麾下爲將
頗見親信使統所部鎮愛州牙將皎公羨倡亂
襲殺廷藝據有交州權素與比肩不肯屈志事

之起所部兵聲言復仇時交王洪操以兵來助
公羨會公羨先爲權殺洪操遇權於海口與戰
亦敗權卽自爲州帥未幾卒昌文兄昌岌繼之
乾和中昌岌臨卒以位付昌文先是自權兩世
皆與我絕昌文新立遣使來臣附求靜海節鎮
中宗如所請命兼安南都護欲致其入朝遣給
事中李璵往招之昌文不欲行以道梗止璵後
終不至大寶六年卒

丁璉祖公著爲交州牙將父部領大有中楊廷
藝受高祖節旌使公著權驩州刺史兼禦蕃都
督公著卒部領嗣其任初吳昌文來納款中宗
命節度靜海軍至是卒交管諸將爭立喬知護
起峯州楊暉起武寧州昌文參謀呂處珩交州
牙將杜景碩各擁兵相持不下境內大亂土豪
多乘機嘯聚相結爲寇盜攻交州璉隨部領以
所部三萬人擊之皆敗賊黨潰散閩閩安堵交

民德之乃推部領爲州帥號大勝王部領自署
璉爲節度使使以事來告後主因命璉卽真居
三年璉遂私嗣王號聞宋師克嶺表入貢方物
太祖命仍爲靜海節度使不數年卒

廷相曰女子所貴節烈耳文才尙不與况武事
哉詩小戎婦人號知兵而二千餘年動人流

乃在栢舟一什當南漢時寇賊充斥能捍衛其
鄉隅瑋瑋若鬚眉丈夫者一時竟得兩人焉求

所謂節且烈者吳氏守志而身處異地莫筌又
爲奔亡之思婦由此而外蓋未之前聞豈宮闈
之地以淫倡故俗靡風頽不知義死之可貴歟
不然何攻取虜辱之多而卒無一傳史籍也夫
史籍無傳卽謂當時無節烈之女子可也作女
子傳

女子傳

吳武牢莫李列傳

南漢書

卷十四

七

吳氏越州山陰人中書侍郎定保妻也會祖翥
有名於時賜號文簡先生父融字子華龍紀初
進士及第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尋召爲左補
闕以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戶
部侍郎遷翰林承旨定保少第進士融愛其才
以吳妻之未幾融卒會中原亂定保南遊湖湘
吳獨留長安久之定保不還因假緇服如楚求
定保至則預以故白武穆王武穆王令人引吳

先待於僧舍勸定保往與會吳下簾自蔽立簾
內誚詰定保負已定保不爲動武穆王聞深鄙
之禮意日衰定保自是去楚遊嶺吳知定保無
北歸志遂緇服終身或勸其他適者輒以死誓
武婆齊昌府人居府之西二里有智畧爲鄉里
所推服值干戈擾攘盜賊四起村落時被剽掠
人不安其居遠近深以爲患共就武商之武因
糾合近村斂資出丁就其地築一城工竣挈村

人避其中賊至率衆悉力捍禦賊捨去不復敢犯時號其城曰武婆城

牟氏尚書左丞鍾允章妻賢行素著允章名位通顯而性吝嗇官俸所入豐歲獲賞資亦最優厚然未嘗以絲毫與人故舊雖貧欲求資助不百得被却者皆腹誹之牟乘間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止一銚無釜鬻爾時尙能款接賓友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戚黨中曾無所沾漑

雖富貴何足尙也因出舊所用銚示之允章大慚後乃稍散其藏積義聲日著始自嘆其內助之賢云

莫氏名筌周渭妻也渭本隸長沙娶莫生二子中宗與楚構兵渭爲我兵所俘莫母子流離昭州後渭北走入宋未暇與莫訣時二子並幼家貧不能給莫年裁二十餘父母欲嫁之莫泣曰渭非久囚者今遭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勤女

紅親蠶碓春贍給朝夕二子長皆爲畢婚渭時
在宋適官廣南轉運久已改娶距歸宋時且二
十餘年矣抵治使人訪其故里知莫尙存遂自
往迎之莫辭曰君旣有室我不可復行且吾有
婦孫居此久足自樂不忍捨以去渭知不能強
具奏其事詔特爵爲縣君并其二子皆賜官

李氏雷州海康人勇敢有謀畧遠近皆信服後
主時荒亂無政民間孤弱者率爲勢家凌暴無
可申訴謀共推李爲帥使保衛之及宋師來討
以後主人汴時遠州將士尙多握兵未服四出
剽劫李統所部擊之皆敗走各散一方賴以安
稱之曰李夫人及卒立祠歲時奉祀不絕

南漢書卷十四終

南漢書卷十五

順德梁廷柟章冉撰

列傳第九

延柟曰由漢唐來宦官之衆之重且專與夫殺害之慘而召亡之速未有如南漢之極盡無餘者也高祖初設內監數裁三百浸積而千餘人浸積而七千餘人說者乃謂其後之盛至二萬人奇此二萬人者衣服飲食車馬僕隸之給

其糜耗可數計哉使能軍伍其人糧餉其費不
必問其裨於疆圉者何如而禍源先清矣然而
其君不悟也自昔三公論道尊禮之爲朝廷賓
師巖求夢卜猶恐不足備其員今乃以使令之
賤躋保傅之列褻此名也無乃實甚夫地褊勢
蹙正當急切求才則何不懸其官爵食邑招徠
豪傑之士使收其效而報其功耶然而其君不
悟也朝廷之上庶司爲陽婦寺爲陰婦人在軍

中則氣不揚宦官亦婦人類耳曲禁衛猶且不
可顧俾之建高牙樹大纛擁數萬之衆與中原
全力爭微論其荒無紀律必致喪辱而後已也
以陰乘陽厥象先不利於國然而其君亦不悟
也且夫闖宦之害非其黨雖明哲有時無所逃
何者處近則言易入浸潤則惑滋深也庸主方
謂其孑然一身不作肥家室長子孫計傾心腹
而任之而其小信小忠又足以濟其陰柔忍刻

之性固結日深險詐日甚禍機遂一發不可解
族允章害諸王若許彥真林延遇者不過猶行
古來宦官之道而已矣以宦官之流毒也如此
君之縱使流毒也又如此假令國祚稍長龔澄
樞諸人得正衣冠終祗席上首惡旣已無恙踵
起者復效其尤此邦之人曷其有極然而天道
禍淫之謂何能任六十州之號寒啼飢久受其
荼毒也乎此時兩之師之所以不數月至其國
都而黨之衆者散爵之重者奪柄之尊者殺抱
屈死者可以起九原而呼快也然至是而其君
仍不悟也嗚呼作宦官傳

宦官傳一

吳邵林鄧趙許陳列傳

吳懷恩番禺人事高祖爲內府局丞性謹愿典
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光天初遷內常侍
殤帝驕侈居高祖喪酖酒縱聲樂醉後左右稍

不如意輒被殺廷臣畏禍莫敢言懷恩屢切諫
既而值內宴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晝夜出入
宮禁懷恩諫曰今禁中自有簫韶府內樂百餘
人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令夜
間雜入禁中不拘闈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
帝不聽逾年果有陳道庠之禍中宗初襲位授
宮闈諸衛押番乾和中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
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吳珣率兵侵楚賀州楚將

徐知新來援未至城已陷懷恩設大筭城下施
機軸穿穴通竅敵兵中機多陷語詳珣傳懷恩
縱兵出擊走其餘衆鼓勵士氣乘捷攻破昭州
分掠全州境會楚內難作荆南貞懿王使人來
約共出兵分楚地帝加懷恩桂州管內招討使
特進內侍上柱國將兵屯境上密伺楚釁時楚
王兄弟方爭持不相下希廣聞懷恩復至遣指
揮使彭彥暉屯兵備於龍峒希萼亦自衡山遣

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使判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希隱時知桂州素惡彥暉潛遣人召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畏懷恩勢銳聞召卽棄城趨赴桂州遇彥暉於城中與戰彥暉敗走衡山可瓊駐軍桂州懷恩遂據蒙州進掠桂管大擾其邊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帝以書招之降又爲僚佐所阻懷恩突引兵至城下希隱可瓊率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亦爲懷

恩所拔因復析兵畧定宜連梧嚴富柳龔象等州始盡得嶺南地以功進封濮陽縣公大寶中宋丁德裕等克郴州進取連州邊將多敗死後主懼改懷恩桂州團練使令修治戰艦爲守禦計懷恩馭所部嚴臨事精察每舟成必親臨視製造稍不如法輒撈殺工役役者皆腹怨後主議親征懷恩督造龍舟十備用工竣懷恩以綿纍已手徧捫鈎楯匠役區彥希在側舉斤斷其

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逾數日捕彥希棄市懷
恩歷事三朝於中宗尤被寵任嘗從幸盤龍石
室有野人出獻神丹中宗不敢食求石室深秘
處鑿石藏之左右盡屏去時從人者獨懷恩一
人其治兵最嚴整有法所向皆克捷當時戰功
推首及被害識者深以爲憂

邵廷瑁連州桂陽人自其先世居高良鄉之龍
口幼爲黃門共事禁廷殤帝嗣位爲內謁者遷
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令嚴肅性好文雅重儒
士客從他國至必先招延之察其材可用豐爲
資助而後極力引進大寶中遷內常侍時後主
驕侈日甚人情憂危廷瑁從容諫曰男兒十五
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束後主
不聽會建禹餘宮成後主常避暑其中廷瑁每
從幸愛其地山水因求解去兵柄改領宮使後
主從之而仍令典兵偶人武庫驗試諸戎器多

壞乃製式親督匠役改造之既而宋受周鼎廷
瑁屢言於後主曰先朝乘唐亂故有南越之地
五十餘年幸中國有故干戈弗及而我益驕於
無事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矣天下亂久
矣亂久必治自然之勢也今真主已出必將盡
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聞諸國悉珠寶
奉中國而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
珠貝犀象瑇瑁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可較

曾未聞舉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敵後主惡
廷瑁言直深恨之未幾宋果以兵攻郴州招討
使暨彥贇與刺史陸光圖皆戰死乘勝進圍連
州圍練使吳懷恩素號善戰會爲部軍所殺後
主始思廷瑁言加開府儀同三司東西面招討
使使率舟師屯洸口宋軍旣退廷瑁撫循士卒
招撫亡叛邊禁嚴明無敢犯復繕治甲兵親爲
訓練圖復所失地同列忌其成功投無名書言

廷瑁反後主信之遣使就軍中賜死士卒排軍門爭入見使者哀訴廷瑁無反狀請覆加核驗不許卒被殺廷瑁雖中官然言論峭直頗羞與群閹伍有文武幹畧博覽書史而最善騎射當時倚爲良將旣橫死軍民皆痛哭共立祠祀於洸口

林延遇閩清人性險詐多計術少爲閩宦者高祖以女清遠公主歸閩惠宗聞因道遠使延遇置邸於興王府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稟給甚豐嘗從容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聞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或告於高祖高祖以爲賢用爲內常侍使鈎校諸司事聞惠宗被弑屢求歸國卒不許遂素服向其國哭三日乃止中宗嗣位加甘泉宮使大被倚任延遇亦恃其權寵與宮人盧瓊仙等表裏交煽恣爲殺戮中宗誅殺諸王盡出其謀高王洪邈

在邕州鎮有誣其謀亂者遣延遇持醜往賜之
死乾和十四年延遇病甚自知不起言於中宗
曰臣死惟澄樞可用中宗從之故澄樞得不次
遷擢卒之日國人聞者相與撫掌稱慶云
鄧伸家世不詳乾和時爲內侍位至特進素與
陳道庠父璫有舊道庠旣引力士拉弒殤帝自
恃功高頗橫恣不法中宗性猜忌勳舊相繼皆
誅戮以荀悅漢紀一部賜道庠道庠不解持以

問伸伸叱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
宜審讀之道庠乃悟中宗聞伸言以爲洩漏已
意逮下獄與道庠同日棄市夷其族

趙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性恬淡惟給事禁庭
恪盡職守不喜侵漁朝政時陳延壽龔澄樞權
傾中外李托尤恃椒房親專擅國柄中官爭攀
附之黨結益固純節雖與共事意獨不善其所
爲遇事輒自退謝酷愛植芭蕉樹軒庭檻砌間

皆滿時人以蕉迷目之

許彥真後主時爲內侍監性酷詐尤工讒間尙書左丞鍾允章惡宦官亂法請後主稍除之彥真懼誣允章謀叛誅死遂與龔澄樞同獲柄用又密結先朝李麗妃爲內援自是益無顧忌旣而妬澄樞居已上權屢被侵因相傾軋澄樞意積不平會有告彥真通麗妃澄樞力發其事彥真疑謀出澄樞與其子計圖之澄樞遣兩班將

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反逮下獄族誅之

陳延壽大寶時宦官與龔澄樞輩結心腹交弄權賣法後主弱年襲位盡委朝政使代剖決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百萬多方蠱惑見桂王璇與已長恐遂柄用分己權乃密奏後主言先帝得傳陛下由盡殺群弟後主然之因便愆愆稍誅諸王而先殺璇與時才人盧瓊仙最有寵亦出預外政延壽憑以爲奸又引樊胡子入宮妾

陳禍福使作玉皇言延壽等皆上天命來輔爾
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後主信彌篤由是
內外淫亂朝章大壞國亡後不知所終

南漢書卷十五終

南漢書卷十六

順德梁廷柎章冉撰

列傳第十

宦官傳二

潘郭龔李薛余樂列傳

潘崇徹咸寧人事高祖爲內侍省局丞讀兵書
頗有鈐畧乾和中率兵攻郴州時南唐將邊鎬
據湖南援兵至義章與崇徹遇崇徹令裨將康

崇保分兩翼掩敵大破其衆遂定郴管逾年潭
州王逵起衆五萬圖復郴州崇徹領所部赴之
遇於壕石逵軍遠至疲乏不能陣崇徹登壕望
見笑曰軍懈若此可一鼓擒也乃揮兵縱擊斬
首萬餘級伏尸至八十里逵敗走中宗嘗命招
討使吳懷恩伐桂州平之大寶中懷恩部下亂
爲所害命崇徹代統其衆加西北面招討使歲
餘後主頗中於飛語遣薛崇譽監其軍覘之且

戒崇譽曰崇徹果有異志可卽軍中斬其首以
號衆崇譽至崇徹戒兵自衛始出見崇譽懼不
敢發還白後主曰崇徹在軍旦夕領伶人百餘
衣錦繡吹笛爲竟夜飲不恤軍政後主大怒將
逮治之會崇徹以單騎來歸束身請罪後主但
奪其兵柄釋不問自是居常抑鬱不得志旣而
宋將潘美等來攻師次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
是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可統軍者又翦

滅殆盡諸將率驕懦不可恃後主詔廷議咸請起用崇徹崇徹辭以目疾後主怒卽遣伍彥柔領衆禦宋已而彥柔遇伏死賀州遂失後主始惶迫加崇徹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戍賀江宋師攻昭州急警報叠至崇徹但擁兵自保不肯出援聞英雄二州相繼陷知國不復能守率所部衆詣宋軍降入宋太祖聞其不爲後主用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尋卒

郭崇岳番禺人宮姬梁鸞真養子幼爲閹豎頗慧黠善伺人意乾和中爲內侍監後主嗣位遷內侍中太微宮使大寶十三年宋將潘美以兵來攻韶州都統李承渥領數萬衆出韶陽爲所敗後主震駭顧諸將莫可使者計無所出晝夜不復寧居鸞真知之密薦其子有將畧可用卽授招討使使與大將植廷曉各統所領兵守馬逕去與王府裁百餘里宋師進至瀧頭越日過

馬逕與崇岳寨相距十里前軍摩壘挑戰崇岳本乏謀勇其統卒又半屬韶英敗傷亡虜之餘畏敵鋒銳各瑟縮無鬪志廷曉屢請於崇岳欲引本部拒戰崇岳不可但日禱祀鬼神求却敵誠將士自固壁壘未幾宋師進益急後主無計乃遣正王保興率百官將詣宋營求降道過崇岳寨崇岳堅阻之不使達保興因盡起國內兵來助戰崇岳仍主守議廷曉力爭始強出語詳

廷曉傳於是廷曉領前鋒據水列陣崇岳過後美等師濟廷曉力戰死崇岳望寨奔還美謂其轉運使王明日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以攻必致擾亂因其亂而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持二炬間道造我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先是南風甚勁美軍至風勢卒轉烟埃益起軍中惶遽不知所爲崇岳爲亂兵所殺

龔澄樞咸寧人少頗廉謹不妄交遊初事高祖

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乾和中甘泉宮使林延遇病且死薦以自代卽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已改龍德宮使兼德陵使玉清宮使後主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封武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時後主喜親宦官澄樞貌爲廉信小心將事倚任最篤兼萬華宮使授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進內太師澄樞與陳延壽等專恣內外引

女巫樊胡子入宮使以妖言惑後主語詳延壽傳繼與許彥真爭權不相下以計誣殺彥真自是軍國重務一歸掌握思峻刑以服衆因置酷法之具少有過犯輒榜掠無完膚民益苦之而莫可更訴時宦官雖掌兵柄然城壁壕隍但餘爲樓池宮室兵器甲械皆腐敗不治大寶十三年宋將潘美師至白霞後主遣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戍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

大賞賚皆歡躍引領待已而澄樞出空詔撫諭
眾皆解體美等遂得連勝既逼興王府城澄樞
謀於崇譽等曰北軍之來不過利我國珍寶耳
今盡焚之使得空城無以守必不能久駐當自
還也乃縱火焚宮殿府庫一夕皆盡及後主出
降澄樞被執同縻龍德宮既而送歸汴京斬於
千秋門外初高祖改名龔有術者謂他日恐有
此姓敗國至是果如所言

李托封川人少稱謹愿好習騎射初事高祖爲
內府局令中宗嗣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
衛押番兼秀華宮使大寶初改玩華宮使內侍
監兼甘泉宮使後主廣選嬪御托所養一女皆
有色進之長封貴如次封美人詔百官事無大
小皆稟托旨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
上柱國拜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
驃騎上將軍封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時後主好

事佛祈福庇建武節度推官阮紹莊夢韶州故
僧文偃以拂子招之云吾在塔多年汝可言於
李特進爲吾奏請開塔時托奉敕在韶州設諸
寺齋供紹莊醒以語托托卽上聞有詔開塔迎
骨骸入宮中逾月復令托將歸原所值後主乾
德節作佛事命托採烏金於興王府城法性寺
鑄千佛塔輪相莊嚴後主大悅由是倚任加隆
一時權勢赫奕尤在龔澄樞陳延壽諸人上宋

師旣陷韶城統軍李承渥敗走刺史辛延偃遣
人間道勸後主納欵托力持不可及被擒至宋
京太祖遣責問托及澄樞等曰前大軍致討爾
國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軍敗又縱火焚燒府
庫首是謀者誰托懼不敢對諫議大夫王珪直
前唾罵之乃伏罪語詳珪傳與澄樞崇譽同日
棄市

薛崇譽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算術事太宗爲內

門使兼太倉使時國用日蹙離宮巡歷遊幸費
歲耗不貲崇譽握算持籌較量出納頗盡心力
後主嗣位遷內中尉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
書點檢司事大寶中吳懷恩死以潘崇徹代之
後主以蜚語疑崇徹遣崇譽使其軍就中伺察
虛實崇譽還奏遂奪還崇徹兵權宋師圍賀州
守士官告急羽書馳報不絕邊境震動後主既
遣龔澄樞撫慰賀州士卒復使崇譽往桂州畫
守備計逾年師臨興王府崇譽因澄樞言力去
焚棄倉廩語詳澄樞傳入汴後太祖宣暴其罪
命攝大理寺卿高繼申引於千秋門外斬之
余延業大寶中爲內常侍體質么麼性拙率口
不擇言宋將丁德裕等以兵攻郴州城時延業
與同輩十餘人在圍城中城陷被獲部送汴京
太祖召入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臣在國
爲扈駕弓箭手官太祖命授之弓矢使射延業

極力控弦不能開太祖因笑問爾主政治何如
延業備言後主作燒煮剝剔諸刑令罪人搏虎
擊象賦歛煩重百姓入城者人輸一錢置媚川
都令民入海取珠所居宮殿皆飾珍寶又歲時
遊幸派豪民貲供宴犒太祖大驚曰吾當救此
一方民旣而果命師來伐嶺表平罷媚川都禁
民不得採珠廢後主所制大量令民每石輸耗
僅二升嶺民便之咸謂延業一言爲首功云藍

繼宗字承祖咸寧人幼以宦豎給事後主年十
二隨後主入宋遷爲中黃門官至邕州觀察使
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僖靖事具宋史

樂範少爲宦者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寶末宋
潘美等破英雄二州進屯雙女山下後主聞報
失措議欲爲浮海計選大船十餘載其後宮妃
嬪及內庫金寶遲未卽發範知必亡密誘宿衛
軍士千餘人竊船舶先逃入海自統衛兵爲帥

後主既歸宋逾歲範將圖復嶺南約後主故將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分據五管之地負嶠作亂範自海率舟師應之時美爲嶺南道轉運使與尹崇珂同知市舶尙駐師廣州分兵進剿太祖復遣中使李神祐來督戰數月悉平其黨嶺表遂安

南漢書卷十六終

南漢書卷十七

順德梁廷枏章再撰

列傳第十

廷枏曰世言南唐之亡因惑於浮屠氏以予讀陸氏書小長老自北至說後主多造塔象以耗其帑庾爲不祥語搖惑其衆復請造寺千餘間宋師旣來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宋以浮橋繫塔渡明明爲間而信之奉之

故卒至於敗而不可救南漢不然如敏文偃以
下不過演曹溪支流鼓其機鋒致人主欽崇使
興其教而大其宗而已非有奸詐煽誘之足以
亡人國家也倘後主卽其地獄天堂之說以堅
其祈福禳禍之心因是而去暴刑減課稅奉佛
之虔百姓之利矣蓋後主之信之猶未篤也信
之未篤然後招方士鍊藥以求長生夫已則求
長生而盡置其赤子於死地天下有此神僊哉

作方外傳

方外傳

黃勵大有未官正州刺史是時高祖用刑嚴酷
民犯者刀鋸備試制法旣定下其式於諸州勵
不忍用辭職歸入羅浮山下地於水簾洞左築
室居焉務雲華野人之名因亦自號黃野人嘗
獨處山中逢一羽客至授以丹術依訣修鍊遂
得道時服黃衣繫皂絲腰懸玉瓢出遇病者輒

以藥投之立愈後飛昇去人各其地曰書堂坑
莫公賀州富川人不知其名自號爽朗道人幼
好道七歲辭母入石巖中終年跏趺靜坐鮮與
外間人接年二十自謂能空明寂滅一夕伺之
忽失所在疑其冲舉去矣

甘佃象州人性靈異言人禍福無不奇中家素
豐厚有以匱告者輒探囊中金予之皆滿所欲
而去忽一日聚鄉里告曰吾久處塵世今已厭

之將行矣因舉修身事親諸大端對衆縷述媿
媿不倦言畢瞑目逝鄉人肖貌祠之號曰甘大
將

暨濟物字子虛不詳何地人少講求黃老術隨
朱法師遊吳越居餘杭縣之大滌山剏垂象樓
三間積書千卷日事著述每講貫元學聞者輒
嘆服吳越王召與語大悅接待有殊禮屢欲爲
賜度弟子濟物辭曰山中獨居久頗樂閒靜不

願有徒嗣也既而語人曰吾不久歸羅浮石棲
矣一日去不知所之

石仲元字慶宗號桂華子後主時居桂州七星
山有詩云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楊徽之守
湘源甚賞之目爲玉方響將歿謂徒曰昨夢得
句地連錦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
生之患榮謝當然因出詩三百餘篇屬代傳之
烏利道人不知何許人時稱之曰烏利遊方至

西樵山耽噴玉巖之勝構屋棲焉辟穀食能用
禁咒於所居側闢園遍植茶株晚喜燒煉巖下
有丹井二泉水赤白各一丹成遂羽化山家人
卽其地祀之甚著靈異

陳代仁連州人家下盧鄉之瀧口少貧有親年
皆老代仁日入山樵採歸就市鬻之得錢具酒
肉爲養遠近稱其孝一日出樵於養父嶺見二
道士對奕代仁立觀良久道士飲酌殊不顧局

終乃舉所食殘桃子之曰汝孝養通靈故以仙
果餌汝又授以一盒封識甚固囑曰歸可啟視
依法賣卜當不憂洗腆也代仁持至家窮日夜
習之盡通其術設肆市上以卦決人休咎無不
中嘗於山下叢簿中置小祠懸巨鐘山頂作仙
翁壇古木上貫一鐵鐘相去十里許每日代仁
至擊其一則兩鐘並鳴其地最幽僻遇旱潦人
有所禱非齋戒不可入夜靜風恬輒聞鐘聲後

棲白鶴山不知其究竟

黃步松亡其所自隱居麀腦山喜談爐火而未
得其要久之遇道流指授頓悟燒丹既成服之
白日翀舉去人名所居曰遇仙洞側有丹井積
水至深冬不涸竭取頃復滿飲者皆得上壽

陳金少隸鎮南節度麾下爲軍士從劉信圍處
州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塚棺甫啟見白髯老
叟如生人隨有白氣自墓衝出直上香甚烈棺

蓋上有物如粉金掬取衣包之歸營衆迎問香氣所從來金知有異且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僧舍偶述其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生時有教餌硫黃者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卽解化之期今其時也金復邀僧往視老叟已失惟衣尙存若蟬蛻自是無病後入南海爲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輕健如故不知所終番禺村女大寶時人本農家女隨其母餉田忽

雲雨晦冥及霽失女所在母哭遍求之不可得後月餘復晝晦雨止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媿女盛服至母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石室中親屬婚禮一如人世今暫使歸不可再矣其母問雷郎可見否曰不能畱數宿一夕風雨甚復失之

譚氏二女不知其父少嗜黃老術大寶初相挈入甌山莫知所之值天大旱同里禱雨不得二

女忽偕至謂里翁曰能餉我卽爲汝作雨翁未
之信姑如言餉之二女辭去甫行雨果大沛如
注翁追覓不復見跡至誕山下呼之山上作應
聲上山不見又呼之則轉在山下尋聲得一巨
石四周光潤無草木携所遺衣帶歸自後居人
八山恆見二女並坐石上櫛髮山麓有泉湧出
味甘冽病中喝者汲飲立愈因立廟焉

廣南僧不知其名烈宗偶出獵至僧所踞坐如
故前驢告之曰來者大王也盍起迎之僧曰非
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左右以告烈宗就問曰
佛非汝師乎僧曰然烈宗曰見師爲何不起對
曰卽起亦未足酬恩也

僧如敏福州人棲韶州靈樹山烈宗署爲知聖
大師禮意隆重或問佛法至理若何如敏但展
其手又問師年多少答曰今日生來朝死居靈
樹四十餘年異跡頗著高祖初稱帝將事兵戎

詣如敏院使決進止未至如敏已先知之忽一日召其徒語曰吾已不久住世滅後必遇無上人爲吾茶毘因畱一緘使俟駕至進之逾年遂坐逝高祖適至驚問其徒曰師何時得疾對曰師無疾適遺一緘合呈陛下高祖啟函得一帖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高祖悟遂決意寢兵命火其尸得舍利無數賜號靈樹禪師詔塑其形於方丈祀之

僧文偃嘉興人姓張氏爲晉王罔東曹參軍翰之十三代孫生而聰慧總角卽慕出家投空王寺志澄座下爲童子受戒常州壇教之經偈一覽未嘗遺忘居久之聞睦州道蹤爲黃蘗宗派關鑰高險乃辭志澄往謁抵道蹤舍數月偶他出歸扣門道蹤問爲誰文偃以各對道蹤開門問頻頻來作甚麼文偃曰學大已事不明道蹤曰秦時轆轤鑽因以手托出閉門文偃由是大

悟留數年持行益堅道蹤語之曰吾不能爲汝師矣盍去此遂入閩泰雪峰時雪峰大會禪衆千餘方說法見文偃甚器重之一僧問雪峰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雪峰曰蒼夫僧不達私問文偃文偃曰三斤麻一疋布僧後還語雪峰雪峰曰我常疑箇布衲於是密有傳授未幾辭去遍謁諸山其後雪峰將死門人集問和尚佛法付誰雪峰曰遇松偃處住蓋隱指文

偃也最後遊曹溪抵靈樹山謁如敏先是如敏住靈樹二十年不立首坐忽令擊鍾召衆僧使速延首座及出迂則文偃行脚適至一見如膠漆乾亨二年高祖幸靈樹時如敏先逝召文偃入對賜紫衣令於本州開堂說法道俗數千問答嚮應州官何希範問曰弟子請益文偃曰目前無異草自是間禪者日益衆文偃倦於延接奏請移居許劄寺雲門山賜名光泰禪院已而

詔使入朝高祖問如何是禪文偃對曰聖人有
問臣僧有對復問作麼生對曰請陛下鑒臣前
語高祖大悅授左右街大僧錄不謝侍臣代奏
言師修行已知蹊徑不樂榮祿乃放歸山出內
帑銀絹香藥賜之加號匡真大師中宗嗣位復
迎入內殿賜六銖衣一襲他物稱是改賜所居
曰瑞雲院經月始還雲門嘗見衆集久文偃徐
曰汝若不會三十年莫道不見老僧時有三僧

一時出禮文偃曰三人一狀有問禪者曰正好
辨有問道者曰透出一宗或問以祖意曰日裏
看山有纜跨門者卽以杖打之忽謂其徒曰來
去是常吾當行矣適侍者捧湯至文偃舉湯椀
付之曰第一是吾着便第二是汝着便語異促
令繕備遺表復自書札曰吾滅後弗可效俗教
衣孝哭泣備喪車之禮致紊禪宗遂趺足而逝
時乾和七年四月也塔全身於方丈大寶六年

有阮紹莊者爲建武節度推官夢見天色明朗
文偃在佛殿以拂子招已云吾閉塔久可寄語
秀華宮使李托奏請托以狀聞後主謂近臣曰
匡真師道果圓滿坐化多年今託夢奏來必有
顯現乃降敕命韶州官吏開塔髭髮復生手足
猶軟如生時迎入內宮許群僚士庶得入內庭
瞻禮逾一月部送還寺改寺曰大覺諡大慈雲
匡聖宏明禪師

僧竟欽姓王氏蜀之益州人初投峨嵋洞溪山
黑水寺爲釋子年二十一具戒巡禮居數年間
高祖稱號崇重西教來遊嶺表時文偃領衆開
雲門山叅學歲千人竟欽入謁與語盡得其指
歸嘗爲雲門募修夫藏函帙完具喜韶州雙峰
山清勝創興福寺遷焉營置皆出己囊寺旁植
松蔭數十里廣置田庄與靈樹之知聖光運之
證誓靈鷲之景泰及雲門文偃並受高祖龍遇

中宗嘗召問禪機應對敏捷加元辨妙用無量
清淨廣悟慧真之號賜磨衲方袍其他僧服多
雜以綿綺大寶中送文偃肉身入闕留內庭受
供恩渥逾常旣而辭歸將死預作身塔畢工聚
緇流夜話焚香合掌而逝

僧實智各清裔不知其所自中宗信奉佛法乃
範銅爲羅漢像十八軀詣闕獻之有旨召對喜
其器識高遠於碧玉院備浮屠氏威儀使升座
說法中宗自西向坐聽之旣而詔自選勝地奉
像於修實智因請得月華山開建寺院從之落
成賜名花界

僧實性姓陳氏初名志庠封州人受記曹溪稱
雲門嫡嗣文偃將死召付以法實性禪機圓朗
能脫然聲利頗爲後主所禮嘗召至闕賜於韶
州開山建刹名白雲因以爲號人稱曰白雲禪
師實性之後有志文契本達真妙光惠龍五世

皆傳燈具眼契本居溫門山號感悟大師大寶
中部署文偃肉身入都留居內庭厚被賞賜章
禪師有禪慧亦文偃弟子中宗嘗問如何是禪
良久不對中宗莫測其指因賜號曰禪想
僧性實名子祥亦文偃法嗣也實性奉勅開白
雲山延性實同住善繼雲門禪乘能不墜其宗
風初居慈光院中宗召入問祖意教意同異奏
對稱旨及遷白雲將示滅白衆曰此去卽他方

相見言已跌坐而逝

僧聰公新州人姓譚氏少具佛性投南華寺爲
沙彌持律嚴謹夜夢惠能謂曰吾今夜半當有
難惟汝能救醒而惠能塔院被火寺僧移塔莫
能舉聰趨入昇出山門外衆稱異已而欲航海
往吳越叅普陀又夢惠能云我昔有難得汝護
我今汝南行我來爲汝說偈逢東則住逢林則
止早結菩提緣能救衆生苦聰覺密記其語至

清遠東林寺止焉日於寺西採蘆葦造大筏積
至數百維於江濱人莫測其意未幾賊入境民
人將避賊南岸無舟賴筏以濟賊退競攜金帛
來謝求之不見最後於竹林得之已坐逝矣僧
徒爲土像奉於寺

僧贊聖姓盧氏名道倫新州新興人童年出家
遊雲門山師事洪智後返新州住延長山移住
龍境山法相禪院無疾而逝邑人劍貨助其徒

塔埋之逾三年塔忽自裂光皎四射衆驚啟視
皮肉作金色事聞後主贈洪直廣福贊聖大師
僧達岸名志清姓梁氏新州人幼聰慧九歲從
師受孝經過目成誦歸語其母曰孝經何如佛
經孝經不過顯親揚名佛經可超生死能令九
世生天勝顯揚多矣遂懷出家志十二拜慧濤
座下爲弟子披剃後發願叅方先向雲門受文
偃戒尋至曹溪謁惠能像最後抵興王府住注

性寺後主偶遊幸見之召與語賜玉環銀鉢金
欄袈裟一日渡城西河阻風登南岸愛其地僻
奏請移居後主爲發帑藏建寶光寺使駐錫焉
於是大闡宗乘叅學至者舍不能容多就田間
結廬居死時靈光燭一室人之乃散
僧善會姓廖氏清遠人九歲隨父客遊潭州於
龍牙山出家旋往江陵聽經因叅華亭僧德誠
頗獲禪悟歸住峽山不知其終

長壽寺尼本宗室女不知其所生性好佛不樂
富貴屢求剃度爲尼因卽梁寶莊嚴寺地更爲
長壽寺使居之

南漢書卷十七終

南漢書卷十八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列傳第十二

廷枏曰鄭樵有言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
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毋邱儉之徒抱屈
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
黨袁粲劉秉沈攸之徒含冤九原予論撰南漢
至叛逆傳取斯言而三復之反觀而通其意夫

陳道庠弑君之賊張遇賢寇盜之流夫人而知之矣若周渭李廷珙兩人之在宋循聲懋績皆卓卓爭光史乘然考其仕履實先委質於嶺南渭則中道奔逃不聞解職從容而去律以亡叛義有難辭至廷珙乃反面稱戈身為鄉導必致故主之敗亡而後已豈未踐朝階之唐承裕駱崇璨比乎蓋於宋則為歸命於南漢則為叛臣著州乘者所以有奉化不如奉義之責也

連州志廷

珙嘗為番禺簿銀而不可與言有辭祿或曰潘焉耳君子曰惜也里名奉化不如奉義

崇徹擁眾不効命臨危而請降是亦叛臣也子應之曰南漢之宦職半無人理能與語名教哉名教之設可以例君子而不可以強小人作叛

逆傳

叛逆傳

周李陳張列傳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乾和中招

討使吳懷恩乘桂州之勝連兵直下與楚軍相持居民爲我兵所虜渭在焉其妻子避兵流離昭州已而昭連並隸於我渭遂家恭城中宗聞其才召官之大寶初見賊歛繁苦棄家挈其鄉里亡出將避地雲陵途次遇賊掠偕行者各相失渭隻身入宋汴都因薛居正上書太祖陳時務召試同進士出身釋褐白馬主簿擢右贊善大夫後主入宋後累遷廣南諸州轉運副使秦

去後主繁稅官至益州轉運使坐事降彰信軍節度副使召還未赴卒年七十七渭工詩能爲日家之學著彈冠必用一卷子建中爲乘主簿妻莫氏自有傳

李廷珙連州星子人祖仕唐著有勞績父處顏能屬文後唐天成間以佐征淮甸功擢署武安軍節度幕府掌文翰未幾歿廷珙尙孩提貧甚母子不能自存寄養舅氏稍長岐嶷不羣其舅

器之曰此千里駒也他日齒長必追風矣乾和中除番禺簿大寶初擢土軍都知兵馬使時羣闕用事忠直之臣多啣冤死百姓苦征歛不聊生廷珙常懷去志既聞宋太祖滅蜀志盡削除僭偽知後主終不免九年四月走降宋太祖嘉其效順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春州刺史廷珙感激益爲宋用明年獻平嶺表策及潘美

等南伐詔以廷珙爲嚮導下賀州復下昭桂將東攻連山招討使盧收統重兵戍騎田嶺美等力攻不下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收所統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往招當聽指使乃策騎至嶺前親舉旗揮之收衆見廷珙皆歡呼四散國旣亡廷珙以功遷廣西總管招討使諸州未降者悉討服之還汴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化終刑部尚書

陳道庠端州人父璠唐末避亂封州有膂力烈宗召隸帳下隨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有父風起家虎賁郎大有未給事晉王府高祖旣彌留命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從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張遇賢錢帛館之戰賊圍二王急道庠與指揮使萬景忻奮力救出二王由是益加善視中宗在藩每懷非望收道庠爲心腹知殤帝好角觝使道庠引

劉思潮等習於私第殤帝聞卽召諸王宴令道庠等獻技旣罷宴道庠乘其醉與思潮等扶掖入內宮共拉其脅弑之中宗立封道庠爲功臣出領英州刺史賞賜甚厚旣而道庠恃功驕肆中宗頗不能忍及思潮等伏誅道庠內不自安中宗亦欲其自悟求退一日賜以漢紀道庠不喻持問內侍鄧仲伸爲解之語詳仲傳道庠大懼遂稱疾不出將謀作亂未及發爲中宗所覺

卽收捕下獄斬於市遷怒伸遂族兩家
張遇賢正州人爲博羅縣小吏初有神降於縣
之刻杉鎮民家能與人言而不見其形就決吉
凶多驗神語衆曰遇賢非常人當使事我遇賢
往禱祀之殊謹會州境盜起各擁衆無所統一
共決於神神又大言謂遇賢前身為十六羅漢
當奉爲汝主遇賢遂稱中天八國王建元永樂
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無他謀畧諸賊帥但告

進退各以便宜四出犯州縣光天初陷循州殤
帝命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於錢帛館遇
賢圍之數重二王敗走明年指揮使萬景忻統
所部復循州遇賢與戰大敗神曰逾嶺取虔州
大事可濟遂棄循襲虔南唐節度使賈浩閉門
登陴守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烏合之衆至十
餘萬營造宮室聲勢頗振南唐主遣洪州營屯
都虞侯嚴恩赴援以通事舍人邊鎬爲監軍虔

有書生白昌裕沉密多智慮編引與定計刊木
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禱於神神已棄去不
復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遇賢及其副黃
伯雄謀主僧景全降恩等並殺之

延柎曰唐之季政不行於天下而藩鎮強及其
卒也藩鎮之合不能自行於其軍而諸州擅兵
賦南海亂最後諸州之稱兵者自盧瑊始既而
曾衮據韶州劉士政據桂州葉廣畧據邕州龐

巨昭據容州劉昌魯據高州劉潛據新州曲顛
據交州惟虔州盧光稠最號強盛而烈宗兄弟
數年之間以次削平之而自立及其後僭偽分
據宋亦以次削平之區宇混一而南漢遂亡蓋
閱六十年仍用其局如昨日事焉天理之循環
有如是哉今舉事蹟可考者臚於篇作外傳
外傳

盧龐劉曲列傳

南漢書

卷十八

七

盧光稠虔州南康人狀貌雄偉無他才能幼與同縣譚全播友善全播嘗奇其爲人唐末天下亂南方羣盜四起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建功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因相與聚集爲盜衆推全播作帥全播曰諸君意止爲賊乎抑欲成功也如欲成功固非盧公不可衆疑未決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共主光稠攻據虔州自稱刺

史逾嶺攻下韶州以其子延昌留守別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輕進爲烈宗擊敗全播預以奇兵伏我兵歸路我兵至伏起邀擊轉勝遂陷潮州烈宗率戰艦圍復韶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所取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隱易與耳乃設伏誘我師果敗績光稠自以與烈宗怨深慮卒爲所制因舉州附吳復遣使請命於梁梁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

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開平
四年十二月卒延昌天復初據韶州自稱刺史
光稠病篤以符印付全播不受及卒延昌自韶
奔喪全播迎立之吳太祖遣使拜延昌虔州刺
史延昌復因楚密通表於梁曰我受淮南官欲
緩其謀耳必爲朝廷經畧江西梁太祖得表卽
以延昌嗣鎮南留後因表薦其將廖爽爲韶州
刺史延昌旣受節鎮遊田無度百勝軍相揮使
黎球伺其出獵閉門拒殺之

龐巨昭不知其所起唐末爲容州觀察使黃巢
之亂嶺以南州郡多被破陷巨昭籍其部內諸
蠻數千親加訓練分據險要拒守巢懼不敢犯
事聞遷寧遠節度使烈宗起封州圖盡據嶺表
地惡巨昭不附使高祖率兵攻之爲巨昭所敗
巨昭故精天文緯候之學會楚指揮使李瓊收
服嶺表諸州巨昭聞聚其將謀曰李瓊有破竹

之勢必長驅侵吾境奈何容南指揮使莫彥昭對曰瓊甲馬雄盛其志必驕當盡焚城內軍儲潛兵入山峒空其城以待至則返兵攻之彼外無援師糧盡不能守可成擒也巨昭曰吾每中宵占象翼軫間馬氏當五十餘年與霸安能長與對壘乎不如具牛酒犒其軍爲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且昭深夜殺之舉州迎楚挈其族數百口入長沙武穆王久震巨昭名遣使慰勞奏

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畧使初巨昭在嶺南嘗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卒如所言或問楚國祚與吳孰長巨昭曰吾入境聞童謠曰三羊五馮馬子離羣羊子無舍馬氏當五主羊氏當三主蓋定數也後亦如所言貞明中卒年七十六

劉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授項城主簿累遷尙書郎乾符中出刺高州黃巢

寇境昌魯率居民拒守與士卒同甘苦旦夕戒
嚴巢舍去以功擢本州防禦使治高三十餘年
民情帖服及烈宗降旄節數召之欲籍沒而有
其地昌魯不至高祖出兵與戰復大敗然自是
益內懼慮終非烈宗敵乃刺血致書楚武穆王
曰僕昔古籍鄴中受恩唐室蒞高三載過黃巢
之亂收合生齒保於涼山因深爲塹憑高作壘
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泊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

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
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常
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剴屢遁走雖仗
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衆
矣殘民以騁所不忍爲昔古公去幽寶融歸漢
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顛愚景慕前烈竊惟
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
素厚願以所部歸欵於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

誠惻惟明公圖之武穆王得書卽遣其捉生指
揮使張可球部轄兵馬於界首昌魯盡輦帑藏
及將屬三千餘口隨入長沙奏授永順軍副使
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

曲承美祖裕梁開平初爲靜海節度使父顯權
知靜海軍留後及裕卒梁太祖使嗣爲節度未
幾亦卒承美繼之遂專有交趾十二州之地甫
立卽遣使貢梁方物得正旄節高祖稱尊屢欲

并吞交管而慮道遠兵力不繼因使招之承美
堅不肯內附對人指高祖爲僞朝高祖聞益怒
大有三年命梁克貞與李守鄜統衆攻之承美
戰敗被執高祖受俘儀鳳樓數其罪承美伏謝
乃赦不殺

南漢書卷十八終

